考異云鄧閶前作
閻後作閻誤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六　　袁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兖豫徐冀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爲安鄉侯太尉徐防爲龍節侯司空尹勤爲傅亭侯車騎將軍鄧騭爲上蔡侯城門校尉悝爲業侯虎賁中郎將弘爲西平侯黃門郎閻爲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騭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爲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爲北海王甲戌長樂衞尉魯恭爲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

國家圖書館藏

萬人而郡國記言勞來貧民多爲煩擾逮證一人有疑罪近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召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十一月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盡冬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騭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騭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爲帝事發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

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悝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城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隲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凉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隲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隲爲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爲執金吾弘爲屯騎校尉閻爲捕兵校尉郎中頴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其諫者皆以被撲矣根先知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爲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凉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爲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恭爲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

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爲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

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不後爲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官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露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宮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爲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錢穀爲關內侯以上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爲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爲代太后聞之怒即勑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已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凉州專務北邊曰譬家人衣壞取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

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五帥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囂述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內以散其謀計之長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親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何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堅利此乃吾立功之秋怪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

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未以爲憂
稜曰何以言之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
爲粮青冀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爲衆出入河山
守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
効也於是詡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詔
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没入爲官奴婢者
免爲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
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
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
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縗上緦麻贈送之禮一依東
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

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掌元初
中悝弘閭並卒未大斂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
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賜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子廣
宗襲爵爲業侯弘子廣德爲西平侯封京子寶爲安
陽侯隲子鳳爲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
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
覺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
太后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
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噓欷太后久
執朝政從樂安侯康内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
挹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廼託病不朝太后使

家舊往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爲中夫人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康屬籍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爲正旦王者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爲司空五月丙寅羣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馮異等後九人爲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爲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

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
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
馬苞爲太尉冬十月戊十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
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
者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宮傑惡光不能討令
自死宜遣使者弔問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
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
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
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
氏河南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
術景曜昆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爲貴人
有寵立爲皇后暢爲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
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
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
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
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
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
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遂飛自然之勢
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
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

也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冑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殺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及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旦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爲虜所及故兼道取疾若吾之避齒耳虜見吾竈多謂羣兵來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強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使出戰勑曰吾言強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爲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解施乃使強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乘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伏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

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十二月東平王蒼薨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爲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微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爲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宇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太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司勇議曰愚以爲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爲始禍唱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

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
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
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樓西當焉耆龜茲是
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
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爲西域長史頃之勇發鄯善車
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
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大赦天
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
癃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巳立
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萇

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
宏議以爲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爲立賢
師傅以訓導之所以目不見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
高明令終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
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機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
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爲非無赫赫
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詔貶萇爲臨湖侯
袁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
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

生若縱而任之不爲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而國殄身亡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聞六月羌寇張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楊震爲司徒

後漢紀孝安皇帝卷第十六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袁宏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斂封大將軍騭爲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閏爲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爲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閶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騭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爲郡縣所逼騭與鳳自殺

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闚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閏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隲之所舉乃內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象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

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二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

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州宛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燋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犍爲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恥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燮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通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

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録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闚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巳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劒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巳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宮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絶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遂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

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生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羣后然王者虛己待以殊禮在輿爲軾在坐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揔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己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

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曆等守闕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奏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

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舩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贍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轉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歷土經有明戒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冀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爲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壻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

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遠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不位侍中一時之間起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不當台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爲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掠二邊雲擾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工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爲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

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大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
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
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
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
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
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
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
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
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
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
之日但雜木爲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
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
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
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
聞而辟之以爲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
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
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
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爲公卿敦古守朴
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爲文辭意在臣主疾姦而已子

秉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心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耻箕子之心也璩甯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弼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由愧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胷懷之內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爲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爲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徒日

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爲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
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
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上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
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
來曆廷尉張皓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
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
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
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
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勳祝諷中郎將閻丘
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
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

丞樂闡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
訴太子之寃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
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黃龍見曆城庚申晦日有蝕之
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
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
見凡五色大鳥似鳳凰者多爲羽蟲之孽是時上信
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
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
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

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巳下七歲巳
上詣京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爲滎陽君丁卯
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
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爲帝嗣以閻顯
爲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
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喜爲太尉參録尚
書事故司空李郃爲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玲中常
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巳酉葬孝安帝於
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
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
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
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爲嗣初太子之
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
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
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劒脅李閏
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
保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
僕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濟陰王爲皇帝時年十一升
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
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
閏者五千戶侯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
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
格殺登閻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
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
鎮抽劒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
獄誅妻子從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豫焉議郎陳禪議
以爲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羣臣咸以爲宜司
徒掾周舉訊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
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奏始皇與母隔絕感考叔茅
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
諸閻新誅太后前宮恐悲生疾如從禪讓若有變異
後世歸咎明公不刋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
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爲列侯司
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洪緒令陰陽不和疾疫爲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
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寃天子加震之忠除二子爲郎
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
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能驚者葬畢飛而沖天
甲申少府陶敦爲司空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袁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隆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喜以阿黨權免司徒李邵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長樂少府朱倀爲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鎮爲定顛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

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
陛下盡忠無所廻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陷
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出詡收
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
防善遂調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
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詡訶叱
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
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怨
恨封還印綬更封爲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
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倀以
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廷尉
張晧爲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虐氣流
行厲疾爲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没每州郡所出惻然
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
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
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西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
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
英既至天子爲設壇席筵問得失世拜五官中郎將
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縣

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亡止英家每醉呴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閻后妬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唏發哀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俓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祗慄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

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
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
以辟召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
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
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内有災
太官減膳都尉不宣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
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
則粳粮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
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
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非能自止者
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
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
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
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
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
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
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
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太常王
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
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
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

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頻止亭傳輒
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
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
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
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
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
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
濱重道輕帝遁世高跱樊仲父者志潔心遐耻飲山
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
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
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
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
誠洞於神明雉兎集其左右出於頴陽彪義山英姿
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奥存文武於將墜文麗
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
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
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
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
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
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
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
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自爲宰相數抗

直言雖爲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没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殮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爲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爲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禄勲入爲司徒敬以臧否爲己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

屈撓三家既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疎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

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爲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

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興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爲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申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

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皐繇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
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抗儒泯典
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
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
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
核實賞罰必行刺史首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
政平良吏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
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
卿時秩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
凋弊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
煩數以殺害爲賢以循理爲劣以聚斂爲辦以修己
爲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
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
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爲長吏理績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

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郎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誡地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以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以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顗對多言數術占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簒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讖之學以篤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

惟斯事深奥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扞云天之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爲後人所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冀爲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母宗娥爲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通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飢饉盜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爲以求天意誠不應追録小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尚書故事無乳母賜爵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則爲天下所咀嚼死則爲海内所共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惡以爲比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爲類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愚以爲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絕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爲吏民之所怪也上遂不從雄字伯豪南陽沮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既爲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爲郎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爲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強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今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扶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爲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事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限以爲民表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已亥京都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令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需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

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
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
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
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
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
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
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
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
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
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
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
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令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
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
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
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
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
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飢饉荐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効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首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不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失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

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華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亡矣且郡國宰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蒞民爲盲姪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誡詳矣可謂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爲第一諸常侍悉咤頭謝

罪朝廷肅然拜固爲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
罪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
中郎商以后輔政柔和自守內豎亂政不能有所裁
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
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
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恠屢起宮省之
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世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
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空黃龔以災異
免六月太常孔扶爲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
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
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己巳大鴻臚施延

爲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鍾
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爵八十已上米人一斛
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濮陽冬十
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
己巳大司農黃尚爲司徒光祿勳王卓爲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爲後夏
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
商爲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爲太尉商推誠實不爲華
飾嘗病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故衣裘車馬供用而已
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虛心下士門無停賓儉約
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

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
時魏郡霍諝舅宋光爲人所誣引刋定詔書繫洛陽
獄考訊楚毒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
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
衆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
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趣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
隱言光寃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
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
無故刋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
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飢酖毒止渴
未入腹胃喉咽已絕豈可爲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
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
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
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諝辭
意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
都地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
宜加謚列昭穆與木主否羣寮皆謂宜加謚司隸校
尉周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
年號未改皇乾不祐大命夭昏孔子作春秋爲制王

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
葬於事已崇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
后母開封君冬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龐參
以久病策罷故司空王龔爲太尉十月武陵太守王
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尚書令
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
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
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興士
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詡
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獄吏常然于公之治
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
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十三通尚書
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爲吏詡曰祖母年九十居貧非
詡無以供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
卓薨丁丑光祿勳郭乾爲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
月癸丑山陽君宋妖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
交阯刺史樊演出討失利冠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
議者宜遣大將軍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
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荆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
荆揚盜賊盤結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
發難復擾動其不可一也兗豫之民間萬里征役無

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爲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困旬月破滅殄盡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爲刺史太守勿與爭鋒以恩信招來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爲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梁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己酉京都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爲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己未司徒黃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

祿劉壽爲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見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